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憲議奏行秘書丞監乘縣蘭國子顏

師古集註

爰盎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盎  
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

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  
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盎為呂祿

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

如淳曰  
盎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其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蓋進曰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蓋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王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常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

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

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為太尉本

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

爰盜一

誅諸呂太尉王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

曰如似也臣王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已而絳侯望蓋曰吾

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盜遂不謝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蓋明絳侯

無罪絳侯得釋蓋頗有力絳侯廼大與蓋

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

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

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

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

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

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越本無淮遂字

一愛盜

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

刪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盜入頓首請罪師古

曰自責以不彊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

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

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

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

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湯藥

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

之○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今陛下親以王者修

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師古曰顓與專

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六

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

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

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

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

受盜

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盜繇

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盜常引大體忼慨官

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

為常侍騎諫盜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

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詰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

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宋氏校本云一本云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盜搯師古曰搯與孽同上曰將軍怯邪盜言

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

堂外邊恐隊土墮也。宋氏校本云或無之字下同百金之子不騎衡師古曰言富人之子

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攔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徵幸

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爰盜

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

席盜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

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

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宋氏校本云趙

又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

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

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曰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

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廼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入語

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

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

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

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

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

盜

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盜

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

申屠嘉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

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

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

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

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

侯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

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

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積功至淮陽

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

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

臣者略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

爰盜

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與言也。宋祁曰景德

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蓋本得之對下句者乎。以益

君自閉籍天下之口師古曰也音其炎反而日

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

坐為上客盜者不好龜錯錯所居坐盜

避蓋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聞及

孝景即位龜錯為御史大夫使及

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

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護言不反今

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

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向治

之何益且秦末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告秦楚謀反

為言是所以及願至前口對狀

二爰盜

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

獨息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秦常

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

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

乘及鼂錯已誅盜以秦常使吳吳王欲使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

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



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云去盜驅自追之師古

曰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

具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

士卒廼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醇醪古

曰裝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會天寒士卒

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

音子侯反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司馬夜引盜起曰君

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

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

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索

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第去師古曰第但也臣亦

且云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廼

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今通道得

亡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盜解節旄懷之如

曰不欲令人見履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

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軍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

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以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  
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  
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盜  
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徒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  
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親云親不

爰盜

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有多以有父母為解而不以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分疏矣不以

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

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

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

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

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

口師古曰稱美其德曰不能容也廼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

日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廼之梧生所

問占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 鼂錯傳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

以韻而言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

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

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

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曰峭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千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

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

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

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

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

是也八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之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

所言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

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

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

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入臣之議或曰皇太

子云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

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

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

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

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

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

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禮也竊願陛下幸

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  
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  
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  
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  
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  
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

皇極世

師古曰歐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

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

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

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

衆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

人誤書耳當從淵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

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

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

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師古曰少古草字此步

是錯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

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

車騎之地宋郊曰地字下當有也步兵十不

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

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

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桓少木

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

地也師古曰鏃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院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眾金

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

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云矢同中不能入

與云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

也師古曰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

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備師古曰易

平也音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

弋政反

大言令三

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

金鼓則音為是作拍非

是道錯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

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

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文古側字

中國

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䟽及遠

師古曰䟽亦闊遠也

○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則搶為天歟故可射䟽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遊擊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

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騶音駿

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



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則匈奴之革

箭若楛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箭音息嗣反下馬地鬪劍戟相

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

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

大必小雖疆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

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

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

張晏

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

唯陛下財擇

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

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

體三章聞之

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書言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

鼂錯

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

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

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

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客反

南攻楊

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

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

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

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

曰土地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毛毳師古

曰密理謂其肌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粵

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

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

且龜錯

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

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

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

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云銖兩之報

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

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

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

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

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

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

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宋祁曰浙李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下

畢錫

文放字猶害於義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

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也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今使胡人數處轉牧

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

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

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纒音裁師古曰纒

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

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

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

深塹具蘭石布渠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苔鐵疾藜也如淳曰

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一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

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滌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復為

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摠計城邑之中令

有千家以上也 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

連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卑人及免徒

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

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 不足募

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

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初

日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

增至鄉孟東曰食貨志所謂樂鄉者也朝位從鄉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鄉武帝所置耳

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鄉名蓋謂其等級同列鄉者也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日通指

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

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

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其民如是

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

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

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  
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  
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  
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恤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晷錯

侵刻

師古曰輯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

相其陰陽之

以實廣虛也

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

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

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內一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

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

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張古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放曰所

積長茂種所樹畜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

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

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

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

鼂錯

之類亦非常置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

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

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

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



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也也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云

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

來南也師古曰意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

也音初亮反。宋祁曰治字下欲立威者始於折

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

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後未易服也愚臣云識

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鼂錯

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

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

外師古曰施延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

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

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

以長楸師古曰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

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

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音合從之從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

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

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宋祁曰淳化本天下作天子

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

燭而智不能治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

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

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

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

之行當此二道張晏曰二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摠謂當時受策者

非止錯朕其嘉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

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二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

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

也准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

也思也

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于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

曰重音直隴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也大夫其正論毋

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

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

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窋如淳曰夏侯嬰子也穎陰侯臣何

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

錯

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

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

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

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

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

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大正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

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

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

地相終今臣竄等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

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

錯少茅臣云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

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

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

星錯

曰親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

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

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

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

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

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

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五穀孰秣孽滅賊氣

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

大...

...

...

...

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治  
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八事終始愚  
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

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

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

師古曰以己之情之所  
心揆之於人也

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  
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  
世

師古曰施延  
也音弋鼓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師古曰伯  
讀曰霸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

任之以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

也察身而不敢誣

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

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

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

云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

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

陷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穿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

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

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

其功

師古曰顧維也若今言雇賃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

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

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

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

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

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

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

主內云邪辟之行外云騫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

損也汚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

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

鼃錯

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

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

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

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

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

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王不及三

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

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

大子好七

前

卷

三

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

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

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

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

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

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

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

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

是錯

恐懼而為諛諛也恐懼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

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師古曰憊痛也言痛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宋

天下寒心莫

安其處茲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

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

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

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大子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

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

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

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

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

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繞也師古曰

音如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

帑相坐律亡讀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

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誅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不

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

賓禮長老愛邨少孤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

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

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

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害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

大子大子

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  
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  
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  
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  
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  
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  
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

也

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  
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

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師古曰言各當

也

其時務  
立功也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

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

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

師古曰資  
質也謂天

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

師古曰竟  
讀曰境

其所以然意

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

臣皆天下之選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然莫能望陛下

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辭之猶五帝之佐

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

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

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以傳萬世愚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

宋祁曰臣言臣是

衍字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

龜錯

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

由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

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

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

廟堧中

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

門東出不便錯死

六二五

前傳抄

後四

卷五

宗

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  
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  
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  
誅上曰此非廟垣堧中垣不致於法丞  
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  
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  
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  
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

地錯

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

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所更令三十七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

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

侵削諸

侯䟽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責也錯

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

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

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

言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

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盜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

祿伯為人虐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

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

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

計不百全豈且發虐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盜

龜錯

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

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

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

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

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上卒問盜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

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

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以

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

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

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廼拜盎為泰

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

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

鼂錯

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

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欲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

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

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

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宋氏校本云給當作給。

錯衣朝衣斬

東市

師古曰朝衣朝服也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

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

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

路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

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

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

矣

師古曰掛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

鼂錯

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

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

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

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中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

但言中則是史常體

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

也一曰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

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為質引道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

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

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

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亡益救

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

鼂錯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

語著于篇

右將監本抗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注之下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秘書監聚眾闖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張釋之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索隱堵者韋昭音堵

又音如字地 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 蘇林曰

出殺也如傳曰漢注貲五百萬 事文帝十年不得

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二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

大

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云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

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宋祁曰達字下當係也字欲免歸中郎將

爰盜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

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

者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

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

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旁

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

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響音如響應聲言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

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也其疾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

也特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  
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  
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頽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

不可不察也

師古曰嚮讀曰嚮錯音干故反

文帝曰善廼止

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

之秦之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

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

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

如今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

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

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岸之邊也解在劉向傳時

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

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越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

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

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

長樂

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

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在劉向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

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

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

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

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

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

張釋之

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

七故唯陛下察之上良父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

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

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廼盜

先帝哭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

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

曰共讀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

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王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差然以逆順為基

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

今盜宗廟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斗

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氏校本云新本抔作括

下且何以加其法厚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徐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

宋氏校本啓作咸

張釋之

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

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

老人曰吾鞮解

師古曰鞮音伐反

顧謂釋之為我結

鞮釋之跪而結之

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

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

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

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重之○宋祁曰聊使結韞疑云

聊廷使跪結韞存廷跪二字諸公聞之賢王生而

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

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

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 馮唐傳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

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

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同為郎此

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目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

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善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

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

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劉放曰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者甚喜也猶良父也延拊

解音陸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宋祁曰解在

王陵傳注誤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

馮唐

起入禁中良久乃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云

間處辱師古曰何不隙間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印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闌以內寡人制之

闌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擬為闌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

也音日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

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弩也音

遘音都甘反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

任使也師古曰百食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

馮唐

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

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索隱云按列女傳邯鄲之倡用郭開讒

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是以為秦

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

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

其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

大司馬

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

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其

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

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

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

士而

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士戰之士也

十

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

衛君也

文頴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

至黯十世世為卿大

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孟康曰大子任舉其子弟

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

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

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室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

不足

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

為言

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

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臯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

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

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

官民好清靜擇丞吏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

司典六口屬水史亦曰廷也

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

考

考

考

考

考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  
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  
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  
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傅伯爰盜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  
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汲黯

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

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虛  
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

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

責之音黯曰天子置三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謹辱且已在其位縱

汲黯

汲黯

汲黯

汲黯

汲黯

愛身奈辱朝廷何黷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瘡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

古曰數音所角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

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師古

曰瘡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

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

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從孟

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

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

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也是也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

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更改也

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

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圜圜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

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以此無

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黷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黷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戾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戾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

匈奴招懷四夷黷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

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汲黯

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黷常毀

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

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

疾黷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

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

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

任請徙黷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元禮或說

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

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

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

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

曰說音式統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

級黯

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

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

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

曰褊陋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

觀汲黯之言日益其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

公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

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買馬師古

日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

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

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

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音灼曰

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及

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

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

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

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

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

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妾也律

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陛下縱不能

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



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

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宋祁曰羸字當作

羸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

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

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

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

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

陽楚地之郊也

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召黯拜為淮

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

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

師古曰填音大賢反

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

有狗馬之心

師古曰思報效

今病力

師古曰力謂甚也

不能任

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捨遺臣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師古

曰言後即召也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師古曰顧謂思念也

吾徒

得君重

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

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

師古曰與然御史大夫湯是也  
讀曰豫

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事與所主意

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舉之好

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志外

挾賊吏以為重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具一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

及黯

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

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居淮陽十歲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

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

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

平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

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

信任宏

蘇林

曰任保舉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

大奇也

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傳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阬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化活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鄭當時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

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至明日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

師古曰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

劉敞曰其慕

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爲慊然自見當屬上句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

天下有名之士也

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

武帝即位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

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寶

嬰事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

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邵今無下

字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

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

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問

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侯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

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已

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間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

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卧反

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

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

人賓客傲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傲也師古曰傲謂受顧債而載運也

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傲音子就反

人多逋負司馬安為

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

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

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

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

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落散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

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

靜無人

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

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

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

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

軍

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

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

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注之下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正文四件  
注文式件

